

ISSN 1013-1663

藝術學

STUDY OF THE ARTS

藝術學研究年報



3

中華民國七十八年三月

藝術家出版社

1989・3

台灣・台北

J05
W246



STUDY OF THE ARTS

藝術學研究年報

3

中華民國七十八年三月

藝術家出版社

1989 • 3

台灣 • 台北



編委會 **藝術學 3**

編委會 藝術學編輯委員會

發行人 何政廣

出版者 藝術家出版社
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147號6樓
電話：3719693

編輯 王庭玖 龐靜平
 崔廷芳 林素琴 盧威任

總經理 藝術圖書公司
台北市羅斯福路3段283巷18號4樓
電話／3620578 郵撥帳號／0017620-0

製版 新立全彩色製版公司

印刷

國內定價 新台幣 250 元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
局版台業字第1749 號

中華民國78年3月25日(美術節) 第三期

© 1989 by THE STUDY OF THE ARTS

Printed in TAIWAN R.O.C.

ISSN 1013-1663

藝術學

STUDY OF THE ARTS

藝術學研究年報



3

中華民國七十八年三月

藝術家出版社

1989・3

台灣・台北

藝術學

STUDY OF THE ARTS

藝術學研究年報



3

中華民國七十八年三月

藝術家出版社

1989 • 3

台灣 • 台北

藝術學編輯委員會委員 (按筆劃序)

王哲雄
石守謙
李玉珉
陳傳興
劉思量
韓國鎮
顏娟英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美術研究所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國立故宮博物院書畫處
國立藝術學院美術學系
國立藝術學院美術學系
美國北伊利諾大學音樂學院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科學也罷，哲學也罷，即使無科學與哲學，它們依然能夠存在；藝術則如失去它，便無存在之可能。

——Jacob Burckhardt



藝術學

第三期

民國七十八年三月

目 錄

論文

-
- | | | |
|---------|---|-----------------|
| 7-40 | 東魏武定元年銘石造釋迦五尊立像略考
—三世諸佛與二佛並坐的圖像構成及其成立基礎之一— | 林保堯 |
| 41-47 | 仇英對司馬光獨樂園的描繪以及中國園林裡的意涵 | 梁莊愛論 著
鄭薇露 譯 |
| 49-78 | 李鱣的生平和畫風 | 莊素娥 |
| 79-90 | 「馬背」的尊主與五行 | 高燦榮 |
| 91-116 | 台灣東洋畫的發展與台、府展 | 林柏亭 |
| 117-164 | 台灣道教音樂源流略稿 | 呂鍾寬 |
| 165-184 | 馬格里特式幽默的剖析 | 李明明 |
| 185-204 | 「詩是一根煙斗」
—由傅柯的「相擬」(Simulacre)論說起— | 陳傳興 |
| 205-222 | 試論藝術理論之統合 | 劉思量 |
-

選譯

-
- | | | |
|---------|----------------|------|
| 223-248 | 迦膩色迦一世金幣的釋迦牟尼像 | 田邊勝美 |
| 249 | 編輯後記 | |
-





中國上古仰韶文化的鳥紋信仰圖像，
正是先民記錄藝術生命的象徵符號。

（陝西華縣泉護村出土）

東魏武定元年銘石造釋迦五尊立像略考

——三世諸佛與二佛並坐的圖像構成及其成立基礎之一

林保堯

國立藝術學院美術學系

I

此尊石像，已作了數篇的探討^①，然而，不明之處仍不少。尤在石像本身各尊像之間的整體構成，還有不少尚未付予詳述的。

故，今擬就此石像正面的釋迦像，及其正面上方之額的彌勒像，背面上方之額的燈王像三者所形成的三世諸佛，以及背面二佛並坐像的整體圖像構成、及其成立基礎，試作一論考。^②

1. 此尊石像，曾以〈東魏武定元年銘石造釋迦五尊立像略考〉為主標題，再付以副標題，作了數篇的論考。然今各篇，擬不記以主標題，僅記以副標題之名，記出已刊出的各篇章。即，〈二佛並坐與二觀世音的圖像構成及其成立基礎〉（《藝叢》，第四號，筑波大學藝術學研究誌，1986年），頁36~70。

〈同前文〉（《東吳大學中國藝術史集刊》，第十五卷，1987年3月），頁113~156。

〈釋迦五尊與左右二箱的圖像構成及其成立基礎之一〉（《藝術學》，第一期，台北，藝術家出版社，1987年3月），頁118~163。

〈釋迦五尊與左右二箱的圖像構成及其成立基礎之二〉（《藝術學》，第二期，台北，藝術家出版社，1988年3月），頁5~52。

〈造像記文的用語、紀年、意旨試析〉（《東方宗教研究》，第二期，台北，文殊文化有限公司，1988年9月），頁1~52。

〈造像記文的像主、仰為試析〉（《國立藝術學院藝術學報》，第一期，1989年，編輯作業中。）

〈造像記文的造像誓願試析〉（《印順法師頌壽論集》，1989年，編輯作業中。）

〈造像題名的左右二箱菩薩構成的圖式試析〉（《東方宗教研究》，第三期，台北，文殊文化有限公司，1989年9月，編輯作業中。）

II

石像正面、背面、及正背二面上方之額的三世諸佛，即是造像記文上清信士佛弟子駱子寬等七十人所敬造的「釋迦像」、與造像題名上的「彌勒像主田業成」、「登王像主荀延穆」三者；而背面的二佛並坐，即是造像題名上的「多寶像主苑士先」二者。此正面、背面、及正背二面上方之額共五尊的整體圖像構成及其成立基礎，若就南北朝的造像史而言，即是因於造像上的「佛部」尊像^③，於造像結構形式的衍變上，相互增遞而形成的。即

一、佛部各尊像的單獨式一尊形式。如釋迦佛、彌勒佛、藥師佛一尊像等。

二、佛部各尊像的相應式二尊形式。如釋迦佛與彌勒佛、多寶佛與釋迦佛二尊像等。^④

三、佛部各尊像的世系式三尊形式。如燃燈佛與釋迦佛與彌勒佛三尊像。^⑤

進而地，

四、佛部各尊像的遞變式多尊形式。如多寶釋迦佛與阿彌陀佛與涅槃佛四尊像，以及再與香積佛、寶積佛六尊像等。^⑥

2. 此尊石像正面的圖像，定為釋迦，正而上方之額定為彌勒，背而上方之額定為燈王，以及背面圖像，定為二佛並坐等的尊像構成，已於拙稿略考一文中的〈圖像尊名構成〉，一節中述及。然因此文尚未刊出，故今將此節中，小結一文中的整理圖表刊出。（注①的《藝術學》，第一期，頁157，圖六參照。）

3. 此中造像上的諸尊像，定以「佛部」類別之名，是依已故小野玄妙博士、及佐和隆研教授之說的。然二氏之說，略有差異。小野氏將佛教圖像，區以佛像、菩薩像、明王像、天像四類；而佐和氏，則區以如來部、觀音部、菩薩部、明王部、天部五類。

然本文中所述及的二佛並坐像，即多寶佛，小野氏歸予佛像類，而佐和氏的如來部則不收錄。又，彌勒尊像，二氏皆歸予菩薩部。因而，本文現將五尊造像，皆歸予佛部，實有異於前二氏之說。換言之，將彌勒尊像視以《彌勒下生經》所說的未來佛性格，而稱以彌勒佛。當然，此之便宜性區分，實是方便於南北朝造像史實所顯的三世諸佛系列而述的。此等，當待於文中述及。至於小野、佐和二氏之說，請參照下述二書。

小野玄妙，《佛像の研究》，（日本，丙午出版社，1926年11月。此書，後收於《小野玄妙佛教藝術著作集》第四冊，東京，開明書院，1977年5月），頁1~384。

佐和隆研，《佛像圖典》（東京，吉川弘文館，1981年1月，17版），頁1~301。

4. 此中所稱的相應式，其「相應」釋迦繼迦葉彌勒繼釋迦像中，二像相繼承接，且互以對應之謂。如釋迦繼燃燈、彌勒繼釋迦或過去六佛、三十五佛等的相繼與相應。
5. 此中所稱的世系式，其「世系」，是指自過去至現在，以至未來的三世一系列之謂。
6. 此中所稱的遞變式，其「遞變」，是增遞衍變之意；即造像中，達於三尊像以上，且互以構成圖像組合的多尊像結構體。此類遞變式的多尊組合結構，一般言，以石窟的中心塔柱造像，最為常見；其次，是緣於石窟造像而來的北魏大型碑像實例。例如，開皇二年的《隋大都吳野人造四面十二堪像記》的範例，即是著名的一例。（此造像範例，參照《水野》，頁184。）

的，自一尊至二尊、三尊、四尊、甚而五尊以上等，以及此等佛部各各尊像於造像結構、或組合增遞衍變時所依止，與所並行的那個時代的造像思想。

此中第三者的世系式，配與第四者的遞增式的佛部造像組合，正是本文所欲探討的課題，即三世諸佛與二佛並坐的圖像構成，及其成立基礎探討。然而，欲對此極不為人所重視的多尊像組合結構，作一探討時，卻遭致此尊石像自身，因於其中的二尊像，即彌勒像與燈王像，受到殘欠破損所造成的先天條件不足而來的缺憾影響，無法如前述諸文般地，可直接地就此等五尊佛像各各尊像之間的圖像結構，付予圖像「構成面」，及義理「思想而」二者的基礎成立論述。^⑦因而，必須先對此尊像的殘損缺失部份，即正、背二面上方之額的殘缺之處，作一是否即是造像題名上所題稱的「彌勒」與「燈王」二尊像所在位置的探索。換言之，即是對已殘損的缺失之處，依以造像題名上，此二尊像稱名被勒記刊飾的事實^⑧，作一南北朝造像史研究上，極為不常見的「尊像復原」在造像結構上可能成立的「復原式」探索。即

一、正面上方之額為彌勒尊像這一可能性的復原之位。

二、背而上方之額為燈王尊像這一可能性的復原之位。

的造像事實及其存在的「假想性」推論與驗證。簡言之，正、背二面相緣而成的上方之額，其殘損缺失的二尊像的造像存在事實，若是沒有作造像「結構復原」的可能性假設推證，便驟然地，僅憑銘記題名上所給予的「彌勒像」、「燈王像」二題稱事實之便，便與記文上「釋迦像」，作「尊像稱名」的三世諸佛系列探討的話，實在不是對此尊極富深論價值的稀有範例，即此尊額於南北朝造像史上極為重要的一整體圖像構成基礎論典範的史實性定位實例，付予確切史實性價值與意義的極嚴責任性研究態度吧！甚而地，更進一步地說，那僅緣以造像題名上，尊像題稱之便而來的三世諸佛造像之述，又與背面二佛並坐像相互共為整體性構成基礎成立的探討，實在亦非確切極緻吧！因為，其所求得的結論，恐怕正如此尊石像因其本身人為的殘損缺失而來的先天性遺憾，再次地成為探討研究上可能不確實而來的後天性缺憾。即殘損之額的空間上，是否真有造像例子的存在可能？若是有可能的話，到底又是那一類圖式組合的圖像實例表現呢？的一個相當令人關心、且又令人置疑的符號之間吧！^⑨

故，今欲對此尊石像上三世諸佛與二佛並坐的整體圖像構成以及其成立基礎，作一探討時，擬取以稍異於前述諸文的探究之法；即先本以，

7. 注①的〈釋迦五尊與左右二形的圖像構成及其成立基礎之一〉一文。（《藝術學》，第一期，頁121參照。）

注①的〈二佛並坐與二觀世音的圖像構成及其成立基礎〉一文。（《藝叢》，第四號，頁39參照。）

8. 造像上的「勒記」與「刊飾」之調，請參照拙稿〈造像記文的用語、紀年、意旨試析〉一文。（注①的《東方宗教研究》，第二期，頁3。）

9. 三世諸佛與二佛並坐共五尊的佛部圖像組合、及其圖式結構類型，若就南北朝造像史上的諸實例言，實是極其複雜且多種的。

事實，僅以三世諸佛的結構圖式類型來看，就有不少了。即

一、殘損之額的尊像與其有關的尊像，試作一復原性的圖式結構組合。

然後地，

二、復原的殘損尊像與其有關的尊像，再作一整體性的圖像構成基礎。

的二面性探討。而此，實即是將此整體的佛部五尊造像，試以先證的「復原性」圖式結構，到再證的「整體性」圖像構成的二重層次性結構基礎論成立的探索。

II

首述前者，即殘損之額的尊像，與其有關的尊像，試作一復原性的圖式結構組合探討。

殘損之額的正、背二面，其可能存在的尊像，若依前述的此尊造像題名上〈諸像主題稱的構成及其假想推測圖〉知^⑩，即是彌勒像與燈王像二者。然此二者於殘損之額的正確位置，到底是在正、背二面的何者？的這個原屬之位的復原課題探索，最為可行的，恐怕就是必須藉以此尊造像所屬的時代，即東魏武定元年，五四三年前後的南北朝諸造像實例中，與此二尊像可能構成的圖式結構，作一相互的對比參照，才可探知吧！^⑪若從此尊整體圖像構成來看，位於正面五尊的中央，且是全體四面、上下二方所有造像結構中心的「已知」屬位的主尊「釋迦像」，與「不知」屬位的殘損「彌勒像」、「燈王像」，構成了南北朝當時極為盛行，且可能成立的「世系性」圖像組合的圖式結構吧！^⑫

事實，若依諸家前學有關南北朝造像史的研究，正如眾所周知的，此釋迦、彌勒、及燈王三尊像，尤以前二者，實在都是南北朝當時極為常見的單獨性像例^⑬，而且，此三尊也極可能構成南

一、三尊一系列地「並置」於造像的正面、或背面，而且又與三尊中的任何一尊構成整體結構的尊像製作。

二、三尊一系地「分置」於造像的正面、或背面，而且又與三尊中的任何一尊構成整體結構的尊像製作。

以及，

三、三尊一系地與過去諸佛共「八尊並置」地於造像正面、或背面，而且又與三尊中的任何一尊構成整體結構的尊像製作。

故本文所欲論述的此尊三世諸佛造像，是否可成立？以及成立之後，其三世諸佛的三尊，又是屬於何類型的呢？即前述的「三尊並置式」、或「三尊分置式」或「八尊並置」的那一類，實是極為困擾、又難解的課題。

關於此疑難，目前筆者擬想藉助儘可能收集到的南北朝造像資料，作一「可能復原」的「假想性」推論與求證，以探其最可能接近的造像表現，及其圖式類型。

當然，對此尊已殘損而又沒有尊像存在的正、背二面的上方之額空間，作一可能性復原的探求之法，可能不是目前南北朝造像史研究上所允許的吧！但是，若是因藉以此法，而求得出「相當近似」、或「可能即是」的答案時，可能也不失對此尊稀有像例於研究上的一努力態度吧！

10. 注②參照。

北朝諸經論上頻頻宣說的三世一系信仰的系列性結構造像。換言之，即應援於南北朝當時極度盛行的三世佛思想而來的三世諸佛信仰與造像。但是，此因緣三世諸佛信仰而流行的尊像製作，就南北朝所留下的諸造像作品來看，此三尊像從「單獨式」像例到「世系式」的一體性結構像例之間，實在還有介於此二者之間極為重要的連繫性類型像例；即三尊像的各各尊像之間，取以二者共同相互連接承繼，且又互以對應的「相應式」一體性結構組合的造像例子。簡單地說，燈王、釋迦、彌勒三尊像，在南北朝造像史上「單獨式→相應式→世系式」的系列性連繫造像表現中，由於相應式的各各「二尊」像作「一體性」結構的組合，才完成了此三尊造像共為一體性構成的三世諸佛表現。而此中，居最要一環的相應式一體性結構，若就此尊的整體造像構成來看，即是

一、未知屬位的彌勒像與已知屬位的釋迦像二尊，作一相應互為一體性的圖像結構。

二、未知屬位的燈王像與已知屬位的釋迦像二尊，作一相應互為一體性的圖像結構。

今，擬對前者，試作一述。

若依諸家前學研究知，南北朝的造像史上，實有極多的釋迦像與彌勒像，但是，有關此二尊像相應互為一體性格的造像實例研究，卻又是幾乎不見的。然而，雖說如此，但論及釋迦與彌勒二像於造像上的相互關係論著，確是不勝枚舉的。^⑭其中，可能最為諸學所惜重、且傾讀一文，便是前文已述及的已故中國佛教史大家塚本善隆博士，於其《龍門石窟所見的北魏佛教》一文中，特於《龍門造像所見的禮拜對象變化》一節上，所作的極其詳盡且又細緻的論述與闡釋。即本以北魏人的彌勒菩薩信仰史實^⑮，展開了雲岡時代至龍門時代之間^⑯，北魏人從釋迦中心轉變至以彌

11. 上方之額的正、背二面尊像，因皆殘損缺失，故不知其原屬之位；事實，就是藉造像題稱，也是無法正確判斷出何者屬位在正面？何者屬位在背面？

對於此等尊像「屬位」的難決之疑，本文擬藉與此二尊像造像結構最有關係的釋迦像，作一整體構成性的試探線索。即「不知」的二尊像，與「已知」的釋迦像，企圖作一可以相應組合的圖式結構探索。若此圖式結構可以成立，且應合於當時的造像史實與思想的話，就可能使不知屬位的二尊像，緣以已知的釋迦像結構位置，相對證地求解出此二尊像的原屬位置。即一者的屬位在正面的上方之位，而另一者的屬位在背面的上方之額，故文內所述的三者，可能成立「世系性」圖像組合的圖式結構，就是依以此中「已知」與「未知」的試探之說而來的。

12. 在「未知」屬位的彌勒、燈王二像探索中，為什麼定以釋迦像，而不足以其他的尊像，或背面的二佛並坐像呢？

關於此中定位於釋迦像的判定，實是依以塚本博士之說而決定的。依博士的《龍門所見的北魏佛教》一文，知釋迦像是北魏自雲岡期至龍門期石窟的造像信仰中心；而且，北魏的釋迦佛信仰，其釋迦佛具有歷代祖先與繼承者的雙重意義，故此信仰，也是整個北魏一般佛教的基本方向。

此中，釋迦佛的「繼承者」性格，不僅點出燈王、釋迦、彌勒三尊的一體性造像結構成立的可能，同時地，亦是成為本文定以釋迦佛、探究殘損二尊屬位問題上，「已知」與「未知」相互結構為一體的依據線索。（有關塚本博士之說，請參照《龍門》，頁227。）

13. 〈佐文〉，頁43，圖5。〈尊像的種類〉（北朝紀年銘造像の本尊）。

《龍門》，頁449以下，〈造像編年〉一。

14. 論及釋迦與彌勒於造像上相互關係的，以南北朝的彌勒經變相圖、及太子思惟像論著，最為顯著。例如，

小野玄妙，〈彌勒上生經變及下生經變〉（收於《小野玄妙佛教藝術著作集》，第九卷，東京，開明書院，1977年6月），頁67～90。

田村園澄，黃壽永，〈半跏思維像的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1985年4月。）再者，國人近年有關彌勒信仰的諸研究中，亦涉及此二尊的相互關係，非常值得研讀，敬請讀者參照。例如，

李玉珉，〈隋唐之彌勒信仰與圖像〉（《藝術學》，第一期，台北，藝術家出版社，1987年3月），頁91～117。

楊惠南，〈漢譯佛經中的彌勒信仰〉，（《國立台灣大學文史哲學報》，第三十五期，1987年12月），頁120～181。

陳華，〈王政與佛法—北朝至隋代帝王統治與彌勒信仰—〉，（《東方宗教研究》，第二期，台北，文殊文化有限公司，1988年9月），頁53～70。

15. 有關北魏人的彌勒菩薩信仰史實，塚本博士區以「傳譯佛典」與「教界僧匠」的二面敘述。前者，即

北魏人的彌勒菩薩信仰，除了眾所周知的各種彌勒經典（即《出三藏記集》的著錄的十五種，以及現存的西晉竺法護譯《彌勒下生經》一卷，東晉失譯人譯《彌勒來時經》一卷，共有十七部。）外，北魏建國時代所譯出的諸種阿含經典，也給予了直接的助益。例如，竺法護的《彌勒下生經》，可視為抄自於前秦的曇摩難提譯的《增一阿含經》第四十八。再者，《中阿含經》第十三的《說本經》，《長阿含經》第六的《轉輪聖王修行經》，亦皆宣說彌勒將於未來下生成佛的思想，故由此知，彌勒下生說話引起了中國信徒的特別注意。

又，除上述與彌勒經系並稱的佛典外，北魏時代最為信徒信奉的大乘經典《法華經》與《維摩經》，也都特著著彌勒菩薩；還有，《大智度論》，《阿育王傳》，以及與北魏時代有特別密切關係的；即曇曜沙門統等編述的《付法藏因緣傳》，也宣說了彌勒菩薩為釋迦佛的後繼者，且是一位將來的佛者記述。由此看，北魏時代盛行彌勒信仰的原因，光是從佛典流布的這點，亦就十分清楚了。

後者的，即中外佛教界高僧巨匠的影響。例如，在罽賓沙門僧伽跋澄和道安，于三八四年共同譯出的《婆須蜜所集論》，及《僧伽羅刹所集經》的序上，記載婆須蜜等往生兜率的信仰。再者，法顯的《佛國記》，也明載西域、印度那兒盛行的彌勒信仰，如陀歷（Dards）國、辛頭河、鹿野苑（Mrgadava）、師子國等地。（足立喜六，〈考證法顯傳〉，東京，三省堂，1936年1月，頁31、41、211、246參照。）又，從北涼曇無讖譯的《菩薩地持經》、《菩薩戒本》等所見的，知此位高僧曇無讖亦對北魏的彌勒信仰，有其影響。

在中國僧匠方面，首推熱心於彌勒兜率天信仰的道安法師，尤在北魏的中原地方，產生了直接性影響。（〈北魏建國時代の佛教政策と河北佛教〉，《塚集》，卷2，頁1～36參照。）其次，是前述的法顯法師。像北魏時代所流行，但卻被僧佑判定為偽經的《佛鉢經》一卷、及《彌勒下教》一卷，即是緣於法顯於師子國見聞天竺道人於高座口誦釋迦佛鉢，傳送至中國，其後又傳持至彌勒佛的靈驗說話而來的。（關於此，請參照前述的，足立喜六的《考證法顯傳》，頁245～246。）

以上，《龍門》，頁224～226，以及頁225的注②參照。

勒為中心的佛教信仰變遷論述^{①⑦}；同時地，也緣於此信仰面上的變遷史實，更進一步地探述了更大一段的時代面衍變，即整個北魏時代延伸至隋唐時代，在造像上出現了從釋迦、彌勒的信仰轉變至阿彌陀信仰的變化。^{①⑧}此中，有關釋迦、彌勒二者在南北朝的造像上，互為一體關係的最要之點，塚本博士作了極為詳盡的闡述。而其說即是：

- 一、北魏一代，自雲岡期至龍門期止的造像信仰，即是以釋迦佛為中心。而此，依《釋老志》的「釋迦前有六佛。釋迦繼六佛而成道。」，及「將來有彌勒佛。方繼釋迦而降世。」知，釋迦就是承繼從前依次出現於這個現世人間上，過去六佛世代而來的第七佛，而且，承繼其後的繼承者，也就是現在正在天上的彌勒菩薩，而於將來會下生到這個人間世界的第八代佛。換言之，即是相信釋迦是在「過去歷代六佛——釋迦佛——彌勒佛」這個現在人間世界的系列之中，具有歷代祖先與繼承者雙重意味的佛者；而此，事實亦是北魏一般佛教的基本方向。故北魏時代的個人造像，以釋迦、彌勒二尊像占大多數。尤其是在更早的年代，以及上層階級、或指導地位之僧的造像，幾乎皆是以此二尊像為主。
- 二、然而，釋迦佛的本身，因帶有「印度千年以前的人間性格」，故給予禮拜者的心中，有著遙遠疏離及過去佛者而來的某些不足與不安之感。又，依《釋老志》知，北魏人對「既滅的釋迦佛」，視其滅後遺體已祭祀於宗廟內，故難以從禮拜釋迦佛的身上，產生出這位佛者是具有活動於現在的人間世界之中，且垂跡救濟、加護眾生的現在神格感。雖然，「佛生而非生。滅非實滅也。」這個久遠佛身的常住不滅教義，早為高層知識者所接受確信，但一般信者，仍是寄望禮拜替代已經亡去的釋迦佛的現在佛菩薩。因面，彌勒雖是依於釋迦傳的菩薩，但是比起已經涅槃荼毗的過去釋迦佛來說，現在卻是天上神格的這一點，是極易為北魏信者所親近面接受的。
- 三、又，東晉以來，力求佛教聖典義理的中國僧俗佛教學者，開始展開「什麼才是釋迦之

16. 北魏雲岡期至龍門期的石窟造像，雖然，都是以釋迦佛為信仰中心，但是，在表現形式上卻有變化，尤其在造像者所重視的地方，以及所想要顯現的意念，有極為顯著的變遷。例如，雲岡石窟的第六窟所見的，表現著釋迦於印度的八十年傳歷，從誕生、到宮中生活、出家修行、降魔成道、說法入滅的經歷；甚而，加上釋迦誕生以前的定光佛授記歷史。簡單地說，是透過釋迦誕生為一印度王子而達至成佛的生涯說明，傳達了釋迦的偉大性。

然而，龍門石窟的北魏窟，却不見上述的釋迦傳歷場面。若以賓陽洞的二幅本生圖來看，是對佛的久遠成佛由來所作的表現；即是立於大無畏的犧牲精神上，完成常人所無法企及的，那就是為了他人，將自己身體、生命捨與、布施、忍辱的利他行為回報所顯現的大悲佛身觀。再加，北魏窟皆是造以宣揚《法華經》、《維摩經》等大乘佛教為目的的三尊、五尊造像。故知，其目的在於宣揚佛、及其法，以及此佛與法的神聖尊嚴性上。

以上，《龍門》，頁227～230參照。

17. 注①⑧，及文中塚本博士之說的引文〈第五〉，請一併參讀。

18. 《龍門》，頁231～236。

教？」以及「那部經才是佛的本旨？」的諸經典研究。然而，當時卻因於言語相異的外國傳教者解說，以及翻譯佛典的難解、誤譯等等而來的不安，使認真執道求法者難以簡單地對龐大的內容、數量，且多種的佛典，付予一元化的體系整理時，反而想要求之於人間以上的佛菩薩，以解決佛教諸種疑難問題的判定。此中，與其說是想要求於那個佛時？還不如說想到了繼承釋迦佛之教，而現在正被宣說面授的彌勒菩薩來決斷其疑了。其中，最為著名之例，便是道安弟子僧叡，在述懷其師所云的，即《出三藏記集》卷八的「先匠所以綴章遐慨。思決言於彌勒者。良在此也。」

- 四、再者，彌勒信仰的本身，有神話性與釋迦性的二義。一是，對天上的彌勒菩薩信仰。即死後祈願往生歸依於天國之主的現在菩薩；而此，正與北魏的一般性道教信仰，相互交融地影響，而且性質亦同屬一類。二是，地上人間世界的彌勒佛，即未來佛的信仰。彌勒下降成佛時，自己也再生為這個世界的人們，而且，成為人們所憧憬寄與說法救濟的未來人間世界；而此，正是道出北魏人對現在「這個現實世界」、「這個人間生活」的迷戀與愛慕。故彌勒神話的彌勒佛出世，即視以理想帝王實現和平統一國家的時候。因而，帝都近郊的龍門，被憧憬彌勒出世的造像者，視為對現實北魏國家的肯定，以及偉大帝王出現的期待，正如北魏國家王室連綿般地，視此世界的佛統也永遠傳承著，而且，還將繼承釋迦佛統的彌勒佛譬喻為王位的承繼。

因此，對此二尊於北魏雲岡期至龍門期之間，造像成立的思想面變遷上，付予了極為確切且前瞻性的論結。即

- 五、在北魏的雲岡和龍門之間，接受外來佛教的中國住民之間，最為關心的中心課題，就是從「印度的釋迦佛如何地成佛呢？」進至到「到底這位釋迦佛在說什麼呢？」的探索。而此，即是從釋迦傳的中心進至到釋迦法的中心，同時，亦是八十年於印度的人間性釋迦佛進至到久遠常住在此世界的神格性釋迦佛。歸之，二者其間的移進、或是差異，可窺知即是從北塞胡族社會的樸素性外在釋迦觀，進至到中原漢族佛教徒透過思惟而來的創造性內在釋迦觀。此中，博士更進一步指出，正如龍門賓陽洞整體造像上所見的，即中國國民的宗教性情感，已無法滿足於釋迦佛的禮拜，故在造像表現上，便從釋迦進至到彌勒、再進至到其他菩薩地出現信仰對象上的變遷。

- 六、此信仰對象上的變遷，就北魏的佛教徒來說，釋迦佛是承繼過去歷代的六佛，而出於此人間世界的說法教化者；而彌勒菩薩即是此佛者的後繼者，現在正在天上傳持釋迦佛的遺法，而於將來再出現此世界的說法教化者。然而，所傳繼的教法，正是歸趣於大乘的釋迦佛說法。故釋迦、彌勒是一起出現此世界，同樣繼承宣說大乘佛法的人間世界之法，並且，也相互地預想著對方的出現，故此二尊是同屬一類的禮拜對象。在龍門所見的北魏上層階級造作最多的此二尊像，正與當時探求「釋迦之教是什麼的？」這一整理漢譯一切經典，而精進大乘教學組織的北魏指導者佛教，是相互呼應的。因而，彼等對此土之佛的二尊，正示顯示他們對這個現實人間世界的榮耀顯達，具有最强烈的迷戀與愛慕情懷。故北魏人的佛教信仰，是現實的、且又人間性的。

- 七、然而，以作為人間世界的說法者來說，具有世系性關係的釋迦、彌勒，因其本身具有太